

现代‘闪电’式的六天战争

——以色列在取得制空权后的陆军作战行动

公元 1967年 6月 5 日星期一清晨，临近埃及当地时间 8点 45分（以色列当地时间 7 时 45 分）。埃及空军基地的一切活动，正按照往日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紧张了一夜刚刚解除戒备状态的值班飞行员，关闭了“米格”式飞机的发动机，揉着惺松的睡眼，走下飞机，准备到军官食堂去喝一杯提神的咖啡；在开罗西部的飞机场，一架重型飞机腾空而起，机上乘坐着埃及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阿密尔元帅，他正亲率军事大员前往西奈前线视察；一队队机务人员携带着各种器械走向飞机，准备开始一天的常规维护工作；大部分的埃及将军和指挥人员，正走在通向他们办公室、营地或去城里约会的路上……晨雾被朝阳驱散了，清新的晨风中，大气是那样的纯净、透明。自从 5月中东危机开始以来，一直处于备战重压下的军人们，刚刚度过了危机发生以来的第一个轻松的周末，这会儿是一身的松软，一派的悠然。

然而，今天伴随着晨风而来的，却不再是同样和煦的阳光。当时钟刚刚走到 8点 45分，一场可怕的风暴降临了。骤然间，一架架机身上涂有显眼的以色列空军标志的飞机，急速地俯冲下来，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枚枚火箭弹、导弹和一发发炮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到这一派升平的大地上，所有的埃及机场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先是被重型炮弹打中的机场跑道出现了一个个张大的“火山口”，接着被击毁的飞机冲起了一根根巨大的浓黑烟柱。

到上午 10 时 15 分，即自以色列第一架飞机起飞的 3 个小时后，埃及的 10 多个主要机场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埃及空军已不复存在。

当天午后，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也相继遭到以色列飞机的毁灭性袭击。“六天战争”爆发了。

几乎在这震惊世界的“六天战争”的开始时刻，英勇善战的以色列空军，就已获得了战场上的完全制空权，圆满奏完了被赋予的主要空中乐章。

接下来的战局，将在广袤的田野、沙漠、山峦、河流间展开，那才是“六天战争”的主旋律。

无奈的西奈

埃及最精锐的 5 个步兵师、2 个装甲师共约 12 万人，早已埋伏在西奈沙漠中，它们正等待着以色列人。

西奈半岛是埃及东部的领土，位于亚、非两洲之间，将印度洋与地中海分隔开来。这块荒凉贫瘠的土地，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历来兵家所看重，成为古今征战的重要战场。

埃及很重视西奈。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一结束，即开始在西奈半岛上建立了一系列坚固的筑垒阵地。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各个据点联结成一些纵深达 32 千米的大防区。每个防区的核心地区都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加强配备了火炮、反坦克炮阵地和机枪

掩体，还驻有坦克分队，四周环绕着长长的壕沟和广阔的布雷区。这些阵地，既是防止以色列进攻的屏障，又是在必要时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的跳板。

从 5 月危机以来，所有这些阵地都配备了强大的兵力，成为埃及装甲兵和步兵师巨大的屯兵点。沿着半岛上的几条主要公路，埃军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布防：北路是西奈最北部的公路，这条公路沿着地中海海岸一直伸展到苏伊士运河旁的坎塔腊。埃军在加沙和腊法—阿里什地区各部署了一个师，以阻止以军沿北路向海岸公路突进；中路东起以色列边界，西至运河边的伊斯梅利亚。埃军沿这条中轴线部署了一个师。北路和中路都位于半岛的北半部，这里是一片平坦、辽阔的沙漠，由于在横贯西奈的公路中，只有这两条才能够承受重型战斗车辆通过，所以，这里必然成为西奈的主要战区。扼守西奈半岛上这两条主要公路要冲的封锁部队，在由腊法—阿布奥格拉－阿里什三角地区，构成了坚固的防御阵地。这 3 个师的部队成犄角之势布防，不但可以相互支援，而且可以得到布防在附近的另 1 个师的支持。南路东起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孔蒂拉，向西横穿西奈。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辅助道路，这些道路之间偶有公路和坎坷小道相连接。这里埋伏了埃军 1 个师。此外，在中路和南路的公路之问 1 个装甲师正等待着有利时机，随时准备以闪电般的速度横穿以色列的内格夫，孤立并最后夺取埃拉特，彻底堵住以色列通向亚喀巴湾的出口。在这 6 个筑垒固守、兵强马壮的师后面，在吉夫加法以南、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埃及还将其 1 个装备最为精良的“王牌”装甲师隐蔽部署于此，作为预备队。还有 1 个旅固守着蒂朗海峡的门户沙姆沙伊赫。

以色列对于西奈半岛的布防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它所采用的作战计划，总的来说也是最简便、最符合逻辑的：首先突破西

奈半岛北路防区的腊法据点和中路防区的阿布奥格拉设防区，打开穿越西奈的两条公路轴线；同时，打开位于西奈南部的第三条轴线；然后，通过所有这些公路，穿过突破口，迅速推进到西奈腹地，在机动中消灭在后方集中的埃军；最后，向苏伊士运河全速推进，封锁住埃军的退路，使留在西奈的埃军成为瓮中之鳖。与此同时，控制通往沙姆沙伊赫的陆路，并解除对亚喀巴湾的封锁。

为此，以军的部署是：由北而南使用塔尔师、约菲师、沙龙师发起进攻。另外以雷谢夫旅进攻加沙地区，以曼德旅进攻孔蒂拉正面。

以色列时间上午 8 时 15 分，即在空军通过开战时的战略空袭获得制空权后，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开始进攻西奈半岛。

塔尔师首战的任务，是突破腊法一阿里什地区的防御工事，打开通向运河的海岸公路。他将首先突破腊法正面宽 10 千米的防御阵地，然后再攻占阿里什。

塔尔将军从拉宾总参谋长那里收到的唯一的严格命令，就是尽快地越过埃及的防御工事。所以，战幕一拉开，塔尔师的巨大的坦克群就不顾一切地向埃军防线冲去，突入防线，摧毁敌方的坦克，捣毁大炮，然后继续冲击，而占领阵地及打扫战场的任务，则交给后面的伞兵和摩托化部队。

卡茨率领他的坦克连，参加了这个横冲直撞穿越沙漠的战斗。起初，他的感觉似乎是在参加简单的军事训练。他穿越边境，在 2 小时 30 分钟的行进途中尚未遇到敌人。突然，迫击炮的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坦克上。在火光中，卡茨命令坦克驾驶员驱车冲上邻近一个山丘，并发现了埃军的一个炮兵阵地。坦克冲了上去，摧毁了这个阵地，继续赶路。他们前面又出现一个由两组大炮组成的强大炮兵阵地，并配有 3 辆坦克。卡茨的部队一齐涌进埃及人

的营地，摧毁了大炮，又乘胜前进。卡茨进入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正向左侧一辆埃及坦克攻击，突然，右侧另一辆坦克向他发射，他的坦克着火了，车内的人顿时都成了火人。“快跳！”卡茨向他的士兵叫道，他自己也立即跳了出来。他好容易扑灭了身上的火，只穿着一条短裤和没有袖子的背心，又跳上另一辆坦克，重新指挥战斗。当卡茨带领着部下穿过一片片烟雾弥漫的火海，来到拉菲亚的十字路口时，他的坦克连只剩下 8 辆坦克。

塔尔将军的部队经过 1 天的激战，终于扫清了通向阿里什的道路。第一批以军坦克很快就到达了西奈的首府阿里什，埃及部队前线指挥所就设置在这里。从阿里什向西，平直的公路可以一直通向苏伊士运河边。

在塔尔师浴血激战的同时，约菲师也开始投入攻歼埃军部署在第二线部队的战斗。

约菲将军是一个高大而快活的人，他自称“壮得像战车”。就在战争爆发前 3 个星期，他还在政府某个部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那是他 2 年前退出现役时所谋求到的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这种情况在以色列并不出奇。以色列作为一个人口不多的弹丸小国，平日难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常规军，因而，有着完善的预备役体制和战争动员制度，一旦战争爆发，可以迅速将其兵力扩充数倍。在约菲将军麾下的一员勇将雅各布森，平日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装甲部队的预备役军官。

战斗的第一天，约菲将军的一个装甲旅越过无数沙丘，沿着一条曾被认为是无法通过的路线向拉赫凡推进，这是整个西奈唯一一条没有埃及重兵防守的通向运河区的道路，因为埃及人认为这条路无法通行装备重型战斗车辆的大部队。但是在 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就曾派人乘吉普车沿着这条路线勘察过，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果表明，这条路由于沙质过于松软，轮式车辆通行的确困难，但如果使用履带式车辆，还是有可能通行的。选择这条路线，的确起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

不过，这样的行进并不轻松。这一天对于约菲师来说，主要敌人不是埃及人，而是这种地形。在行军中，他们经常陷入很深的沙坑内，而且他们的前进，也不止一次地被埃军埋下的地雷所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段路途的行军过程中，以军没有损失一辆坦克。晚 18 时，经过 9 个多小时的行军，他们到达拉赫凡，并马上开始建立防御阵地，以防止在阿布奥格拉和利布尼的埃军北上增援阿里什。

突破阿布奥格拉一乌姆卡特夫公路的任务交给了沙龙将军的师。

沙龙，身体健壮，神气十足，一副罗马将军似的脸型，一丛乱蓬蓬的灰发。头上总是戴着一顶猩红色的伞兵帽，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

沙龙的进攻方案犹如他的外貌，是如此的复杂而大胆，连一向以富于想象力著称的、包括总参谋长拉宾在内的以军参谋部人员，都为之目瞪口呆。沙龙费尽口舌，才将拉宾说服。该计划设想，用步兵、伞兵和装甲兵，在夜间从 3 个不同的方向同时进攻，如果步调不一致，这很容易招致灾难。但是，整个军事行动竟进行得像时钟一样准确。

该师在午夜前 1 小时，向控制阿布奥格拉交叉路口的乌姆卡特夫发起进攻。伞兵部队在埃军阵地后方实施机降，把几个控制乌姆卡特夫的埃军炮兵连敲掉了；一个步兵旅越过沙丘，冒着猛烈的炮火突入埃军防御阵地中的长堑壕进行肉搏战，解决了堑壕

里的敌人；一支装甲部队同乌姆卡特夫据点内的埃军坦克交战，而另一个坦克营则向西前进，然后掉过头从后方突入阿布奥格拉；一个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步兵旅，则乘坐着临时动员来的公共汽车，紧随着装甲旅进行战斗。

这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奇特景象。由于以色列将所有可能动员到的车辆都开上了前线，所以，一位负责西奈地区空中支援行动的以色列空军上校，曾不无幽默地说：“从空中区别我们的车辆很少会出现错误，不论在什么时候，看到冰淇淋车、送香肠的篷车，或是牛奶车，我们就知道那一定是我们自己的车辆。”

沙龙师攻克阿布奥格拉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他们往往要经过肉搏战，才能扫清一条又一条堑壕。不过，通过炮击、装甲车开路、步兵部队在侧翼的袭击，以及伞兵特遣队断后这些联合行动，到次日清晨，沙龙的部队占领了阿布奥格拉。

位于西奈中轴线上的阿布奥格拉，是西奈的要冲，它控制着半岛的中心轴以及由东北部通往中部地区的公路枢纽。谁控制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交叉公路，谁就打开了通往西奈腹地的大门。

6 日，于拂晓到达阿里什的塔尔师，兵分两路。一路沿着海岸公路朝苏伊士运河方向进发；另一路朝南部的拉赫凡运动，与在那里的约菲师所属的一支部队会合，准备开始新的追击。

进攻加沙的雷谢夫伞兵旅在塔尔师一部的配合下，向市中心发起疯狂的冲击。至 6 日晚，加沙沦陷了。在战斗接近尾声时，以色列士兵们发现了加沙最大的电影院的一块大广告牌。放映的片名很有象征性,叫《救命》。

沙龙师在攻克阿布奥格拉后，6 日又向其南部扫荡，歼灭了阻挠他们前进的埃军装甲部队。

6 日傍晚，约菲师的装甲纵队到达利卜尼山。战斗结束时，这

里出现了与别处同样的结局：沙漠中有几十辆埃军坦克在燃烧，发疯似的埃军士兵们光着脚，争先恐后地在沙丘上和沿着公路向运河方向奔跑。

西奈埃军开始向苏伊士运河全面后撤。为了不放跑敌人，必须抢在埃军前头，封锁住通向运河的主要通道。为此，6日晚，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加维什将军下达了新的追击计划：塔尔师沿海岸公路和通往吉夫加法的北路突进，切断伊斯梅利亚公路；约菲师沿中路突进，封锁吉迪山隘和米特拉山隘；沙龙师则由库马、纳赫勒从南路突进。仅以这3个师的余部展开在宽大正面上的突进。

7日天刚破晓，以军的坦克就沿着朝西和朝南的公路向前进发了。车声隆隆，烟尘滚滚，在辽阔的沙漠地带，将摆开中东战争中最大的战场。从这一天起，参加南线作战的以军，就一直是在对埃军的包围、追歼中度过的。

7日拂晓，沿海岸公路西进的塔尔师一部，顺利攻占了运河边的坎塔腊，抵达了其在西奈作战的终点——运河东岸。天一亮，又继续向南推进。塔尔师的另一部，则向西南驶去，很快占领了吉夫加法机场及附近地区。然后突破哈特米亚山隘，继续西进。埃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以军一面依仗空军，对埃军及苏伊士运河沿岸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另一方面则加快坦克部队向西穿插的速度，力争及早赶到运河。9日晨，塔尔师的这两支部队在伊斯梅利亚会合，从北路封锁住了埃军到达运河边的通道。

沙龙师和约菲师也都在继续向南冲去。在以军的猛烈打击和快速推进中，埃及最高统帅部对战事彻底失去控制，埃军开始溃散。

在埃及军队向米特拉山隘溃退时，以色列的坦克几乎也是同时在向这个方向前进。有一支由十几辆坦克组成的以色列部队，在

经过一夜行军后，第二天早晨竟然发现自己走在了一支庞大的埃及军队中，但是埃及部队没人指挥，只顾拼命向西逃。以军这支部队的 1 个营长向部下发了一道简短的命令：“立即闪到公路右边，对留在公路上的每一个目标开火。”事后，该营长有些担忧地说：“只要有一个有胆量的军官或士兵，便能召集埃及军队向我们进攻，从数量上看，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7 日晚，9 辆以色列坦克，好不容易穿越了庞大的埃军车队，挤到埃军的前面，抢先占领了米特拉山隘。这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两边是悬崖；这也是面前这支庞大的埃及部队通向苏伊士运河、死里逃生的唯一通道。在这里，一场殊死搏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抢在前面的以色列坦克，打中了两辆横在路上的埃及卡车，其中一辆满载地雷的卡车着火爆炸，使其他卡车也一辆接一辆地炸毁了。就这样，9 辆以军坦克截住了埃军的庞大车队，米特拉山隘被堵住了。在以色列空军的支援下，以军坦克在乱作一团的埃军车队中横冲直撞。

8 日晨，以军援军到达，这股埃军决定彻底放弃抵抗。只见乱军中突然走出一个高大的人，一瘸一拐地来到一辆因故障而停下来的以军坦克前，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我愿意投降。”车上的以军中尉惊奇地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人回答：“我是埃及炮兵总司令扎拉赫·亚库特将军。”

沙龙师由于地形障碍和埃军敷设的地雷而拖延，8 日上午抵达纳赫勒，经过 4 小时 30 分钟的激战，消灭该处埃军。然后也通过米特拉山隘向运河挺进。

以军还在追逐着埃军，向前推进，双方的坦克不断交锋。在各个战斗中，都有成百的埃军坦克被击毁或被完整无缺地丢弃掉。而坦克上的全体人员，则汇入了那股人数越来越多、徒步走向苏

伊士运河边的士兵洪流。

就在沙漠中坦克追逐战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另一场战斗几乎是毫无声息地在半岛的最南部也展开了。

7 日上午，以军出动伞兵抢占了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战略要地沙姆沙伊赫的山头，并出动海军鱼雷艇直达控制海峡的要塞沙姆沙伊赫。他们未遇到任何抵抗，不发一枪就占领了亚喀巴湾的至关重要的入口处。士兵们在高低不平和积满污垢的小小要塞上空，升起了蓝白旗。

而另一支空降部队降落在了苏德尔角，然后南下，在 9 日中午与自沙姆沙伊赫北上的伞兵部队在阿布扎尼马会合。这样，所有的西奈出路都被封住了，整个西奈半岛都已落入以军的控制之中，埃军成了瓮中之鳖。

8 日，各路以军从不同方向冲向苏伊士运河。是夜 11 时 30 分，埃及单方面宣布停火。9 日凌晨 2 时许，在米特拉山隘方向，以军也抵达运河边。西奈全部陷落。

至此，南线的战事实际上已经完全结束。埃军在 4 天的战斗中，伤亡 11500 多人，各类装备损失约 80%，仅损失坦克就有 700 辆。以军伤亡 1300 人，损失坦克 61 辆。

在西奈广阔的沙漠里，只剩下那些被毁于战火的坦克、大炮和载重车的残骸，四下散落在滚滚黄沙之中，向着正欲喷薄而出的朝阳，诉说着万般的无奈。

泪洒“哭墙”

6 月 5 日上午 8 时 50 分，约旦河谷的胡马尔王宫，侯赛因国王正在与家人围坐在一起共进早餐。一个空军高级参谋人员匆匆

走来，神色严肃地告诉国王，据开罗电台广播，以色列向埃及发起了进攻。国王一惊，马上拿起身边的电话，向司令部询问消息的可靠性。司令部答复：情况属实。侯赛因放下电话，吻别妻子，换上军装，驱车前往安曼司令部。

根据 5 月 30 日约旦与埃及刚刚签署的两国共同防务条约，在埃及遭受进攻时，约旦有进行帮助的义务。现在战争爆发了，约旦自然不能无动于衷。9 时刚过，约旦炮兵就开始向以色列境内的军事目标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区进行袭击。

东线的战事原先并没有列在以色列的战争计划表中。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稳住约旦，在战幕拉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就通过驻耶路撒冷的联合国军司令转交了致侯赛因国王的一封信，大意是：在以色列对埃及作战时，只要约旦不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双方将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约旦前线的以色列部队也接到了明确的指示：不发动进攻，仅限于堵击敌人的进攻和自卫。只有在敌人发动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才应突入靠近边界的敌方阵地，夺取某些战略优势。

1956 年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时，约旦尽管与埃及也订有共同防务条约，但按兵不动。以色列满以为这一次又将如此。所以，当 6 月 5 日上午约旦对耶路撒冷犹太区的炮击开始时，以色列人不以为然，他们确信，这不过是侯赛因国王急于想表明他对阿拉伯事业的忠诚，用以色列中线司令纳尔基斯将军的话来说，也就是放了“几响维护其体面的礼炮”。以色列赶紧发出了致侯赛因国王的第二份照会，要求国王停止炮击。

然而，以色列得到的回答是，不仅耶路撒冷，而且边境全线，都遭到约旦更猛烈的炮击。约旦还出兵占领了设在政府大厦内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联合国军司令部。这时，以色列才意识到，约旦人不是在装点门面，这回是动真格了。

于是约旦河西岸的战争打响了。但这并不是按照以色列部队的作战计划，而是按照约旦最高司令部的作战计划行事的。

虽然东线的战情超出了以色列前线指挥官的预想，但并未使其沮丧、慌乱。相反，纳尔基斯将军感到这炮火将给自己带来好运，使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宏图大愿’能够付诸实施。原来，在纳尔基斯的心中，早已构画了一个非常完备的进攻计划：控制斯科帕斯山和政府大厦，为犹太人夺取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甚至整个约旦河西岸。只是在约旦边境长期执行的是防守任务，使这一计划没有实施的机会。眼前的机会真可谓千载难逢。纳尔基斯拿起电话，得意地对由以色列控制的耶路撒冷新城的市长可利克说“：战争开始了，但一切都掌握得很好，你很可能就要做统一的耶路撒冷市市长了。”

6 月 5 日中午，以色列空军获准出动。它们满载炸弹，按照早已侦察好的飞行路线，直接飞到约旦的安曼和马弗拉克机场上空，对刚执行完轰炸任务，正着陆在机场等待加油的约旦飞机，进行了地毯式的轮番攻击。刹那间，最受酷爱飞行的侯赛因国王青睐的约旦皇家空军，就不复存在了。随即，纳尔基斯受命，向约旦发起大规模的地面进攻。

在约旦前线，战斗进行得最激烈、对双方意义最大的，就是围绕耶路撒冷旧城进行的攻防战。

耶路撒冷坐落在锡安山上，是有 5000 多年历史的闻名古城，是世界 3 大宗教的圣地。对伊斯兰教来说，它是“先知”穆罕默德访问天界的传说之地；对基督教来说，它是耶稣受难和升天的地方；而对犹太教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它是 2000 多年前犹太人

的先祖大卫所建立的王朝的首都，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是他们的希望之所在。在同属于闪米特语系的希伯莱文和阿拉伯文中，“耶路”意为“基石”或“城市”；“撒冷”意为“和平”或“平安”。然而，这座“和平之城”在它从建立至今的漫漫 5000 年的历史中，和平未曾光临，却饱经战火洗劫，先后征占了这块圣地的巴比伦人、亚述人、罗马人、希腊人，都给它留下了太多的刀光剑影和悲伤苦难。

1947 年根据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耶路撒冷被分为相互隔绝的两部分，旧城由约军驻守，主要居民是 8 万阿拉伯人。新城归以色列，10 万居民中主要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对于让约旦占领旧城，使绝大部分犹太人无法参拜他们的圣所，感到是莫大的耻辱，始终耿耿于怀。夺回全部耶路撒冷，因此便成了每个以色列将士所抱定的决心。

可见，夺取耶路撒冷，无论对于阿拉伯人或是以色列人，其感情上的价值都不知要比其军事意义高出多少倍。

以色列用 3 个旅的兵力向耶路撒冷发起了进攻。本·阿里的装甲旅进攻耶路撒冷北部的制高地带，阻止约旦从腊马拉或杰里科方向的增援；阿米泰的步兵旅以一半兵力守卫新城的边界，其余兵力占领旧城南侧的阿卜杜尔，切断旧城与伯利恒之间的联系；古尔的伞兵旅则负责占领耶路撒冷旧城，这是此次战争的中心任务。

如果说，西奈之战是一场大规模的坦克运动战，那么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战斗，则是在人烟稠密的地区和山区进行的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在这里，装甲部队的行动受到很大阻碍，作战机动性不大，投入的兵力也少得多。

5 日下午 13 时，阿里旅开始从后方阵地出发，仅 4 个多小时，

就全部到达了约旦前线。17 时 30 分开始攻打斯科帕斯山。

斯科帕斯山位于耶路撒冷城北，海拔 826 米，居高临下，俯瞰城区。古老的希伯莱大学就坐落在这座山上，如今大学校园已在频繁的战火中破败不堪。 1949 年阿以战争停火时，该山被以色列占领,成为以色列在约旦领土中的一块‘ 飞地 ”,山上由 120 名以军驻守。斯科帕斯山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占领这个制高点，对耶路撒冷新旧城区均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约旦在对以色列开战后，首先攻占了该山。

斯科帕斯山山势陡峭，易守难攻，约旦人夺取后又设置了许多碉堡，散布于山的四周，仅约军阵地前沿布设的雷区，纵深就达 50 米。以军别无选择只能强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由于以军扫雷器有限 ，为了尽快给后面处于约军炮火下的部队和装甲车开辟出通路，许多以色列士兵奋不顾身，英勇扫雷，令从望远镜中观战的约旦将军，也不由得连连赞叹。

从下午开始的战斗，持续到夜晚尚未见分晓。整个晚上，阿里旅都在冒着密集的炮火，穿过遍布地雷的复杂区域，向前推进。直到 6 日上午 10 时，阿里旅才攻下了斯科帕斯山，但也伤亡惨重。

在阿里旅向前机动的过程中，阿米泰旅已于 5 日下午 15 时率先向约旦发起了进攻。经过短时间激战，以阵亡 8 人的代价，夺回了被约旦占领仅 1 个多小时的政府大厦，控制了耶路撒冷城南外围。

古尔旅是 5 日 19 时到达耶路撒冷的。次日凌晨 2 时,向约军守卫的警察学校和弹药山发起攻击。古尔上校对这场战斗是这样描述的：“ 战况之激烈，为我前所未见。战士们至少需要突破 5 道障碍物。才能到达敌军阵地。他们突破第一道防线，跃入战壕。从战壕到居民住宅，从房顶到地下室，处处都有战斗进行。 ”日出时

分，古尔旅终于拿下耶路撒冷旧城外围这个最后的难啃的“骨头”。在打扫战场时他们发现，该旅的伤亡非常巨大，仅其中的一个伞兵营,就有 21 名士兵阵亡，一半以上的军官和士兵都负了伤。

耶路撒冷的外围不再有障碍了， 6 日中午到达东线战场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在纳尔基斯的陪同下，登上斯科帕斯山，俯瞰尽收眼底的耶路撒冷旧城，对于是否将其攻下，却犹豫不决了。“万一我们失败了,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宽恕。”达扬说。“如果你坐失这次机会，历史永远不会宽恕你。”纳尔基斯则用同样富有预言意味的语调激动地说。

是的，圣地的诱惑力是难以抵挡的，仗打到这份上，恐怕就是大卫王复活，也很难令以色列的战车停止下来了。达扬终于同意了。至于夺占旧城从长远来看是得是失，那就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6 日下午，古尔旅开始进攻位于斯科帕斯山与橄榄山之间的维多利亚大楼，以截断旧城与东部杰里科约军的联系，完成对旧城的彻底合围。入夜，从杰里科开往耶路撒冷的公路上，隐约传来约旦坦克的轰鸣声，古尔旅奉命暂缓攻击维多利亚大楼，先全力迎击约旦坦克部队的反攻。

7 日凌晨，以军击退了约旦坦克旅的反攻，于 7 时整,在空军的配合下，再度对维多利亚大楼发起进攻。令以军意外的是，竟未遭到任何抵抗。原来，大楼守军已趁以军迎击约旦坦克部队之机，悄悄从大楼及其周围阵地撤走了。

这时的旧城已变成一座孤城，四面都是以军。

而在旧城外围攻击的同时，在耶路撒冷旧城内，一场富有戏剧性的遭遇战也展开了。这是以色列伞兵为夺取旧城而进行的激战。城内守军久盼援军不至，内外交困，丧失了信心，抵抗逐步

减弱。

8时30分开始，以军用重炮轰击了旧城的穆斯林区。猛烈的炮火震撼了古老的城墙，破碎的石块随着弹片一起飞向四面八方。隆隆的炮声与飞机的尖啸声、坦克的轰鸣声、大楼的倒塌声、人员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昔日肃穆的圣城，此时完全笼罩在硝烟和火光中了。10分钟的炮火之后，以军通过各个城门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内。

9时50分，寺庙山前，旧城市长和穆斯林的首领向率先到达的古尔上校投降。

10时，第一批以色列伞兵进入“圣庙”，来到“哭墙”下。

以色列官兵争先恐后地向着他们仰慕已久的圣地奔来，他们抚摸着那些有数千年历史的灰粉色长方石块，有的笑容满面，有的大声呼叫，有的放声痛哭，更多的则在虔诚地祈祷。

14时整，纳尔基斯陪同达扬和拉宾，共同视察并参拜了位于圣地的“哭墙”，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也都不禁百感交集，抚墙唏嘘起来。

这“哭墙”曾是犹太国最辉煌时所修建的圣殿中的一堵墙。数千年的历史沧桑，圣城几经沦陷和毁坏，圣殿也在劫难逃，只剩下这堵墙，作为伊斯兰教阿克萨清真寺的一堵围墙，残存了下来，向后人诉说着犹太民族流浪世界、到处受凌辱遭迫害的辛酸悲惨的历史。多少年来，那些住在附近的犹太人，每逢安息日，都要举家来到此墙下，一身青衣，肃立祈祷，从清晨直至天黑；那些定居异域而能有幸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必要到这个仅存的圣殿遗迹前，怀念他们昔日的王国，倾诉没有祖国的不幸，寄托一个个希望与梦想。这堵饱经风霜的残墙，承受了犹太人太多太多的泪水，因此而得名“哭墙”。这“哭墙”恰是犹太民族不灭精神

的象征。

按照 1947 年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的决议，使绝大多数犹太人被阻隔于耶路撒冷旧城之外，无法再来参拜他们的圣所，向“哭墙”一倾敬仰、屈辱或憧憬之泪，这对犹太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所以，以色列人把夺回耶路撒冷旧城，看作是自己在六日战争中获得的最大的胜利。

夺占了耶路撒冷旧城，东线的战斗就接近了尾声。以军乘胜向着约旦河岸边追歼约军。

5 日下午，当以军攻占耶路撒冷旧城的战斗正进行得热火朝天时，以军佩莱德师等部在约旦战线的北部也展开了攻击。以军首先攻占杰宁城，约军在此进行了顽强抵抗，给以色列以重创，但仍抵挡不住以军的攻势，日落后被迫逐步后撤。由于没有空军掩护，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两个约坦克旅在 48 小时内也被击溃。

佩莱德师在消灭约坦克旅后，挥师南下，绕过约军退守的阵地，经小路直插纳布卢斯。7 日上午，首先进入纳布卢斯的以军，被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搞糊涂了。只见成群结队的市民聚集在公路上，手持彩旗，正热烈迎接他们。原来，市民们听说伊拉克军队将从达米亚桥方向赶来增援，正在这里翘首以盼。不想，伊拉克人未见着，却迎来了进军神速的以色列人。而此时，伊拉克援军由于连日被以色列空军跟踪空袭，损兵折将，步履维艰，还在约旦河东岸爬行呢。

以军占领纳布卢斯后，很快前出到达米亚桥，堵住约军撤回约旦河东的退路。

另一支以军部队——阿米泰步兵旅,也在攻占旧城的同时,开始徐徐向南推进。于 7 日下午未遇抵抗占领了伯利恒。黄昏，又占领了犹太人的另一圣地希布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